

永樂大典

二四

228551



卷〇三四	卷〇三四	卷〇三四	卷〇三四
梧字等	梧字	梧字	梧字



7
7
0
7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三 六模

梧

文章

蒼梧郡誌序洪武改元之秋余以前攝行省檢校官攝梧之經歷司事。偕知府孫公齊元來治馬莊事之翌日謁文廟致擇米禮于先聖先師畢。進諸生講下而勉之。且究夫梧之郡乘因襲。往往焚蕩之餘。故已亡去。詢諸遺老。得其歸之殘斷。欲求其傳。志未就緒。乃與官復舊職郡侯拜公德新。通守張公德明判府尹時中。知司周善明會議之際。有新任通判范公文禮。經歷梁公彥祥。致責印章之任。聞設府治。撫安黎庶。次日二公訪余。詢問此府圖書版籍風俗。余慨然荅曰。近得宿儒拾遺郡誌。有風俗之美惡。人物之賢否。戶口之增損。府庫之積額。靈踪仙跡。奇書異產。非郡誌何以明。范公喜而曰。吾獨秩令梓刊以廣其傳。余得是言。暇日與同志之士因其舊編。畧加裁定。闕者補之。訛者正之。至于明公之所紀述。別集篇末。用壽諸梓。郡公是之。意美教化。厚風俗。固有望於後之承宣者焉。若其事之未詳。載之不備。又有僕於來者。據梧州府經歷竟章亦良心序。古藤郡誌序。郡有誌其來尚矣。凡川嶽之形勝。風俗之厚薄。將官之微惡。土產貢賦之運輸。於陸道里之夷險。莫不紀載。故親扶輿之清淑。則知人傑所自生。視宦游之因正。則知懲勸所自立。

誠可爲化民成俗之助。非特娛心目資談論而已。古藤僻處遐荒。唐虞三代皆置之化外。呂蒙開百粵。始與中國畫文獻。無所取徵。故忠烈孝義。悉湮而無紀焉。

天朝混一。華夏際天。增地咸隸。幅員洪武。癸丑春。余以天官司績郎。放藤州。誌則缺焉。無足觀者。欲加訂革。大懼管窺蠡測。闕筆逾年。會余憲富公來巡。展卷嘆惜。遂加題跋。於是益有感焉。然後觀張著筆。傳訪約取。蔡五考證。不經者削之。疑似者辯之。凡山川名勝。人物宦游。賦貢道里。大率略備。又以忠孝爲臣子大節。故於丁氏子普。張三使。尤致意焉。欲使後之臣子。有所景慕興起。將爲風俗萬一之助爾。極知僭竊。不敢逃責。惟好古博雅君子。恕而正之。幸甚。洪武甲寅四月。既望。承事郎同知梧州府藤州事鈞臺金文仲謹識。客莞普寧郡誌序。客古粵地在西漢文。註判吏列於諸州。今持節治蒼梧。晉葛洪求爲勾漏令。朱就丹砂。則容在昔時。全載勾漏一小邑。猶動名賢之思慕。江革數代。唐興置立總府。開元間陞爲都督府。置防禦經略使。大寶元年。又改爲普寧郡。乾元間復爲容州。都督府仍以防禦經略使。今判吏無充。元和中。宣宗覽經略使領州十二。此時人物繁庶。節制諸州軍馬。號爲五莞之一。舊制云。若宋璟等。勉莊佐馬。相虛約。李愬主雄筆。皆當代名公巨賢。由五莞趨朝。至御榻以風俗而論。衣冠禮度。並同中州。以山川而言。天下洞天三十有六。而容有三馬。皆神仙所居。至言乎人物。延紳連朝。把麾持節。試于春官。亞魁天下士之觀光上國者。代不乏人。至言乎土地。廣人稀。民貧戶少。火井水樵。皆人力之所成也。國郡志曰。觀郡縣記。里皆山川奇風俗之所由。至矣。年采荒荒。運刻旱滯。頻仍。戶口蕭條。人

烟散矣。廢興由乎天也。山川如故。人物渺然。今之容特耶。數耶。容郡誌云。晉經吳淞。版籍俱爲煨燼之木。大元混一天下。郡縣盡入興關。容金城歸附。以地望立焉。總管府人民來歸而真居。市肆不易。後傳其誠王師之仁乎。昔有取江南。先收拾圖書而已。容雖遐方下郡。然均在寸天尺地之內。使其日職方脩圖。不可無書。因旁搜手故。老耆儒之記聞。博採於先賢之題詠。是邦者。緒萬哀而錄之。或編有遺漏。辭句收拾不盡。儻改而正諸。以俟來者。時至元乙酉。前進士繡江甘文卿序容州編序。郡地始自秦始皇開五嶺。置南海桂林象郡。漢定粵地。置交趾刺史。列于諸州。今特節治蒼梧時。普寧郡表經見也。考地里志。交趾縣十其一。勾嶠嶠與嶠同。疑今之勾嶠。普寧西北流東。以是地緯交趾明矣。晉葛洪求焉。勾嶠令則勾嶠在晉猶未廢也。其後併爲合浦郡。宋太始七年分合浦縣置南流郡。暨齊梁陳不改。隋廢南流復爲合浦。永平二郡。隋末蕭銑遣將張繡略定嶺南。於此置銅城。在今縣西南。嶺北流豪石嚴川。謂龍南流陵感。普寧新安八縣。唐興置總管。立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以其地降。貞觀元年改爲容州。以州西有容山焉。元和中。徙治普寧。領縣六。普寧壯流。陵城。渭龍。欽道。陸川。爲州自開元中。陸爲都督府。天寧元年改爲普寧郡。乾元間。復爲容州。都督府如故。仍置防禦經略等使。以刺史充。元和中。置容州經略使。領州十二。半半白順。繡。蔚。林。黨。嚴。實。禺。廉。儀。藤。領縣四十八。始

夷酋梁崇自號平南郡統。與西原戎族使。夏永舉兵陷容。經略使陳仁瑋
元結。大孫全緒等六卿皆容。治藤。極至永泰間。以王烟爲經略使。始擒崇。卒
復容故地。幾西原蠻叛。擄吳授容。經略招討使進御史大夫平蠻。合邕容
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以是知唐置二管。當廣右一面。而容得以節制諸郡
雖不輕之。梁開平中。僞漢劉氏竊據廣州。將龐巨源據容州。擅其兵武。輒使容
之西鄙。劉陟舉兵討之。臣源敗。因附庸於陟方。宋開寶四年平之。廢順勝等州
入馬。爲寧遠軍節度。領縣三。至祐間。邕寇儂智高既平。樞密副使王堯臣言。請析
廣西邕容等州爲三路。以融象隸宜州。白高雷化府隸儀。藤梧龔慶隸容州。欽
賓廉橫海貴容州三州並隸武臣。爲撫都監。兼知州事。以統支郡。若蠻人入寇。則
三路率諸郡併力擒禦之。知桂州以兩制以上。仍帶經略安撫使。以統制三路。鈐
轄三員。迭戍於邕州。仍置走馬承受二員。季入奏事。募澄海忠敢雄略等軍。以足舊數
四千人。屯邕州。三千人屯宜州。二十人屯賓州。五百人屯貴州。廣湖南兵少。蓋以北兵戍。月給
添支錢叁百。給鞋錢二千。刑湖南北廣東西兵。即歲二代之運金水道三州米以饋軍食。其
城壁之制。當高二丈。廣八尺。今本路轉運使判官促果修築。官有能者治城壁。縣官營倉倉庫
及招復名者。計其功。遷官。其左右巡檢寨主與指揮使二員。兵三百人。常聞之。招扶育詳酌。以爲使
邊施行。宋末。北流縣高化界。戡石柳。是賊擄先。陸川鄉民李接。二次作亂。爲合萬衆。數四犯城。無殺

郡知府趙若說三邑四境之民遭其殺劫焚蕩。兵火相仍。李接揚先敗。後疫氣大行。殘民流亡爲甚。元世祖皇帝元庚申年。建國於開平府。爲中統元年。至元丙子。終於宋祚。丁丑。大元丞相阿理海牙南征。從廣西取路。貴州經蔚林州。差官到來。收取城池。土軍名將。擁部率衆全城歸附。改州爲安撫司。以彭廣爲使。後又改爲路總管府。今改爲州。領縣二。曰北流。曰陸川。蒼梧志嘉魚亭記。蒼梧郡城之南有亭曰嘉魚。歸然臨乎江渚之上。大夫士之過是邦者。必舣舟其下而登覽焉。其山川風土之美。陰晴朝暮之變。魚鳥之飛泳。風帆之烟棹之往來。競秀參奇。萬態畢出。嶠南佳致。宜若不相諫者。至正三年冬。民弗戒于火。亭并燬焉。郡倅太原王君宗元。實行太守事。慨然以循復爲己任。謂郡邑之有亭館。所以適情性。供宴賞。娛賓客也。此亭雖小而名本周詩。載諸郡志。千載偉觀。莫或廢之。不有作興。無乃貽誚後人。有愧時昔已乎。於是與照磨劉棟度經費。市材瓦命匠計工。因其故址而一新之。郡倅父老。徘徊延佇。美倅之功。微予記之乎。嘗讀柳子厚晉家洲亭記。美其不驚遠。不陵危。環山迴江。四出如一。以爲通行天下。惟是得之。暨余叨守桂林。訪求勝槩。則蕪梗久矣。後控于大府之下。奔走承順。日不暇給。回視昔之爲守者。從容假豫。得與士民肆意於游觀之樂。萬不倅矣。獨王君所爲郡事。

簡民淳若可慢游而又據三江之隕。摠百粵之衝。元戎折節之經由。使者舟航之絡繹。送迎力役無日無之。而君乃能判繁以簡。制劇以易。復斯亭於既燬之餘。以鼓舞其國風。非政治之要素得於家度。而敏手通才。未易臻此。其自今德益厲。民益信。益以息。時以和。公退之暇。月與僚吏尚羊乎新亭。或風止雨霽。天清日明。舉網得魚。置酒高會。把杯光於坐上。左顧水井。右瞻白鶴。誦然然汕汕之章。而賡以商翁火山潮海之句。觴豆交錯。賓主微酣。乃想像重華之熙洽等而上之。則不惟斯亭幸。而實山川之幸。非止山川之幸。而實斯民之大幸。有非言語之所能盡者。將見風雷肉穴。鯢變鵬傳。不扶搖九萬不止之。方之濠上之樂。孰過哉。越二年歲在乙酉冬十月望日。中順大夫靜江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前進士河南元光祖記。梧州朗吟亭記。歷觀前代神踪仙跡。得名於宇宙間者。必堅柯肖像益為山川增重。金碧炫耀華以臺榭。珠璣錯落勒諸碑銘。若是者豈直為游觀美哉。蓋使乎千載之下。履其跡而知其實。庶乎清風高蹈不致於泯滅無聞也。蒼梧為百粵支郡。山連九疑之連翠。水匯三江之合流。郡之東北峯勢蟠蛇聚而為區。有亭屹然平挹江瀨。俯瞰清池。火峙於前。水井湧於左。虹橋卧波。人境伊邇。回仙舊憩於是。亭曰朗吟。橋曰飛仙。有自來矣。徵諸渾成集。有朝遊北海暮蒼梧之句。

爲尤信。余嘗杖策而遠馬。風卷嵐陰。秋凝海氣。雲容烟態。翕歔萬狀。剗然
長嘯。山鳴谷應。於是時也。身世爲虛。飄忽動盪。萬慮俱忘。愴然物外。若與
世而相違。亦勝游也。戊申兵後。再過其地。榛莽交穢。墻壁傾圯。時異事殊。
感念懷古。爲之悵然。是年秋。羣衆卓君良心。謀於郡侯。拜公德新。是郡
初入中夏版圖。百廢未舉。固政治之所急。侯諾其議。於是三皇虞帝宣聖
之居。寺觀神祠。皆易而新之。是事亦興葺理。暇日。郡侯與諸僚幕極目登
覽。酒酣。良心曰。美武山河之固。國之利也。茲遠憂懷聖化。施刀剪。以安於
溪澗。而吾境得以無擾者。此吾儕與郡侯之所以政餘而尚羊焉。是可樂
也。安得老髯袖青蛇。而重駐於雲陰之郡。翌日具以顯本俾余志之。噫。先
天下憂後天下樂。諸公之志。與范文正公方軌。後之爲政者。亦將有感於
斯。街署同游者。倅曰。張明德。判曰。丑時中。羣左周善卿。重是役者。蒼梧主
簿楊德。記之者。則郡陳汝也。蒼州重修五顯廟記。蒼梧五顯廟在
城之北。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冠冕百粵。襟帶三江。蓋山川之鍾靈。宜神物
之所都也。神祖廟出徵之婺源。行祠徧天下。皆極山水名勝幽絕之處。人
多崇其香火。歷代屢加封焉。有宋寶祐間。本郡重修祠宇。知軍州事吳宗
達爲之大書榜額。繼而廬陵暨道劉明甫。來僑于梧。願瞻神位。弗稱誓謁。

祖山命匠雕繪真像。以至元丙子九月。回轅募善信。鼎建華光樓。晨夕事
奉。郡之風俗。獷戾。氓獠。雜處。病不投藥。禱之即愈。有疑不決。惟神是卜。甲
辰春。科住德新公。以宿衛之裔。歷中書行之考績。累官至監。是郡。每遇旱
澇。疾疫。禱之無不應焉。連歲猛寇猖獗。犯茲境上。越南私鬻。囊頭盜掠。禱
之。或反踪遁跡。或改圖向善。所以城宇不驚。民堵自按者。皆神力有以致
之也。神乎神乎。功利兩間。人其登諸。今戊申之歲。

皇帝建國之改元也。命征南將軍中書平章政事無

太子同知詹事院事廖公。副將軍。溯江行省。叅知政事朱公。部指揮。耿天麒。
鎮撫王茂。恢復遼廣。按兵竟上。飛檄未諭。邦人恐甚。惟神是告。拜公偕其
僚屬。應天府人。順人。歸其符章。老弱之民。簞食壺漿。以迎。

王師。遂使兵不血刃。官復其職。民復其業者。又皆神力有以致之也。是歲
秋。魏或拜侯之志。爰以前攝行知府事。同知張按禮。不花。判府五間。知
事周元善。俱乃其職。前福建行省。檢校官。卓赤領。攝經歷司事。淮政之暇。
躬謁祠下。拜侯曰。神之福乎。郡民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官守賴之。茲牆
壁就圯。椽桶間朽。莫支風雨。撤而新之。民力具罷。將若之何。姑葺其朽者。
圯者。加諸華飾。勒神之功於石。以俟後永可乎。僉謀惟允。於是今所事成。

工役採之築之。恒牖以窗。樓閣闕敞。堂廡幽邃。黝堊丹漆。舉如法故。魏魏之相。杖筭相輝。而神之靈。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月日具牲牢醴膾而祀之。遵彝典也。徵余書之。余惟神之出處。在人耳目。茲不暇論。人之言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然神之在天下。人之教事。急於水火。神之顯通。捷於影響。神人交感之機。微矣哉。世所謂佛中上善。天下正神。良有以也。稽諸祭法。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其有之。永茲廟祀。以無媿焉。且郡使之為政。有足稱者。不特人也。凡開天之門。虞帝之祠。宣聖之堂。暨釋老祠。

聖之所。靈壇仙跡之地。皆究心而修之。可謂知本末矣。至于此。則以其福民之厚而然也。是宜書并為詩以記之。其辭曰。飄飄兮揚旌。坎坎兮伐鼓。神洋洋兮。在在。靈續續兮。來下。福我多斯民。保我多斯土。億萬斯年。多賴哉。明主。時洪武元年冬十一月。前來訓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陳汝楫撰。前亞中大夫梧州路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防禦事。權知府事。拜住立石。靈應說為御史。池方平公作。葉孟原。

聖王御極。神物應期。其來尚矣。伏羲氏作龍馬負圖而出河。黃帝肇興。白澤能言。而岳訓。神羊觸奸。百獸率舞。載於唐虞之典。神龜出洛。麒麟在郊。紀於夏。

周之書是皆帝王以和君和之應也。至於一言一政之善。亦能去猛虎。使
魚鳥感應之理。振古如斯。前原耶律楚材通角端語而不黷武。尤爲明驗。
夫天主神物。聖人則之。不過著靈於當代。未有若蒼梧靈原著靈於歷代
也。且獸之狀。如黃羊三足類。螭。郡有體。答。撒。先呼。嘯。以示告戒。古今應
驗毫髮不差。誌載之詳。昭然可考。辛亥春。忝膺

上命。命廣西憲。分巡其北。三月壬寅。夜漏三鼓。鳴。於卯二鼓。又鳴。意若告若訴
者。其聲嗚嗚然。初若嬰孩啼。少焉若豺狼號。始聞不辨其何聲。後詢知其
爲摩也。詰旦。聞郡耆宿。相與謁公庭。且拜且慶曰。大山靈摩不鳴者凡二
紀。計然其鳴。必有應驗。休徵則使車至。咎徵則公文發。今連夕鳴。瑞嘉之
徵。實按察善政有以召之也。余謝之曰。吾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未聞
徵諸物。今不徵諸人而驗諸物。不亦謬乎。衆語塞而退。越三日丙午。監
察御史祀公南巡至境。其應如響。心甚異之。嗟夫。一先之氣流行兩間。人
與物本無以異。而物往往得氣之先。以兆帝王之禎祥。如經史所載是已。
聖王有作。逮著一情之靈。以昭天地之和耳。然皆不若大山靈摩。自漢至
今。上下千百年間。兆朕吉凶。愈久而愈驗也。得非百粵山川精靈有以司
之乎。抑今御史政令肅清。以感之歟。蓋冥漠之妙。莫究端倪。何感應之機。

捷於桴鼓耳聞目見靈異之事雖欲臧默其得已乎厥今
明明在上穆穆在下群賢和予朝萬物和予野以天地之和氣而寓諸
物體祥至應有不期然而然者余喜而爲之說以廣其傳庶使夫采史者
得有所考焉洪武四年辛亥春三月壬子奉議大夫僉廣西等處提刑按
察司事建安葉原質字孟原撰神蛇說焉梧州五顯廟述葉孟原
五顯之神載在祀典著靈昭蹟存在有之未有若梧州祠之尤靈蹟者也
祠在市治之北文雲山之下每有禱祈其應如響又能捍災禦患閭閻之
民恃恃之若父母飲食必祭然往往憑神蛇以昭其靈辛亥春余按臨其
地聞而異之求之信之又三月朔諸縣學行齋過其祠使人偵之果有神
蛇蜿蜒盤旋於儀門之右其色上如蒼玉下若黃金左右顧瞻揮之不去
者父於是試之以手而不噬酌之以酒而能吸非蛇之靈實神之靈也遂
下馬謁神而告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幽明之理感通無間也且神
依人而行未聞休於物也今五顯之神不依諸人而依諸物豈非托物之
靈以通其神歟不然何以蛇之屢顯見也大抵蒼梧爲郡百粵之區瘴癘
陟方之所呂仙上昇之地山有火山泉有水泉獸有靈犀災漢之時三陳
六古文章事業烜赫乎其間山川人物紀載可考是三江之要衝東南之

都會也。若夫五顯通靈而著神蛇之異者。抑山川炳靈有以陰神之也。厥今
皇上詔天下非有大功德載在祀典之神而民間不得祀。五顯之神廟食茲上。
能禦大災。能捍大患。雨暘愆期。禱之輒應。疫時行。卹之即愈。是有功于
國有德于民。載諸祀典而宜食其報者。豈他休草附木之比乎。觀其祠宇宏
麗。廟貌威嚴。桃竹蒼翠。與夫古今絕功頌德。碑石具存。皆神之靈有以庇
之也。矧

新朝大軍征進。市不易肆。兵不血刃。民護人安。亦皆賴神陰陽之功。靈蛇繫衍
之應。有以致之也。宜其持書以奏不朽。茲因蛇異述神之靈而為之說。或
有難余者曰。昔人繫蛇以著名。吾子說蛇以為神。得毋異乎。余應之曰。古
今之事。萬萬不倖。特求其是與非而已。事苟是矣。則繫者非而說者是。事
苟非矣。則說者非而繫者是。是非之間。不可不察。余持說其事之是者。雖
者謝曰。聞子之言。非惟可以解惑之疑。亦且可以辨民之惑矣。遂卒為神
雄之說。用以警夫執政者。而因以自戒云。南薰樓賦。洪武依且。禮食
憲廣西分司。梧平。是歲。季冬。自平至梧。偏歷所屬州縣。越明年甲寅。春三
月。始克畢事。復還至梧。與憲史何文通。手原道同登。離樓閣。郡志見前記。
即聽者三人焉。曰莫日龍。曰陳南生。曰呂思誠。呂公在前代文章政事。藉

籍可考。其名樓曰南薰。於茲郡甚稱。郡既內附。樓名固在。通時初夏。薰風南來。仰

聖德之如天。嘉生民之休息。適為之賦。其辭曰。揚州之域。丰女之墟。火山蒺藜。是為蒼梧。客有登譙樓而容與。覽風景而踟躕。喜四民之樂業。感萬物之昭蘇。俄而薰風來。新涼如水。披襟當之。悠然而喜。顧謂同行二人者曰。思昔有媽御極。重華協德。海隅蒼生。順帝之則。帝居深宮。衿水鼓琴。戴歌南風。以和民心。是風一起。自離宮入於坎穴。徘徊綠水之濱。宛轉青蘋之末。度茅棟而輕雲不飛。拂土階而纖塵如過。于斯之時。戶無疵癘之民。家無天札之子。鼓腹而游者忘匱乏之虞。含哺而嘻者絕憂愁之思。帝於是自方南巡。言至於梧。吳二後。屬飛廉前驅。鑾鳴和應。風隨帝車。梧也何幸。重瞳屢顧。出作入息。咫尺之去。物換星移。去古而執熱。顧渚。惟古之思。蛇聞龍爭。鯨吞虎噬。桂林象郡之區。尉佗都老之裔。歷漢唐來。至于前代。不識此風者。以億萬計。

聖皇致治。駕唐轍虞。

皇風熙熙。徧于九區。宜南薰之長養。運淳朴如古初。俾祝銘東之天。恭遠祁國之地。悉圖於覆燾之中。同歸於發育之內。又堂持蒼梧之民。薰而為比屋。

可封之俗。化而爲野。無遺賢之士乎。懼以布衣。欽承

明詔。待憲廣西。分司嶺嶠。既竣事而告旋。登斯樓而瞻眺。風飄飄而吹水。望

牛門於

天表。欲乘風而歸去。俟

綸音之

宣召。維予二人。寔同行役。願記斯文。寫諸屋壁。儻郡乘之增脩。庶有徵於翰墨。

已而舟人告行。雲帆千尺。覺南薰之襲人。尚涼土於几席。衆議大夫知廣

西等處提刑按察分司事河南富禮賦

藤縣古藤志古今文集 李衛公上西嶽書。係珠石於其蹟。布衣李靖不

不撥狂簡。致書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靈明夜昏。

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正真。休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

嵯峨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歷像清廟。作鎮

金宮。遊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裡祀興雲致雨。天寶肯從。轉孽爲祥。無有

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

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矣。杜陵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邑

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祲以開山河。使萬

姓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望。德欲仗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陛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繁鼓。若三閭不已。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即靖斬大士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忘機子說。趙藤州字夢符。彌忘機子。本諸漆園。史白鵬忘機之語。求余爲之說。辭不獲已。過爲之言曰。幾者事之微。萌于中而未見乎外。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也。一念發動。則物隨而應之。譬如一微物爾。漁翁忘機。則日與之從事。一旦易慮。即飛去。微物尚爾。況於人乎。古人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良有以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之幾者。其唯聖人乎。夫入稟天地之氣以生。其可以不知幾乎。且事幾之來。門不容髮。苟能知幾。事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仕止久速。各得其宜。若不知幾。但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雖名爲人。而白鵬之不若矣。漆園史志。鷺高連。動合矩度。其爲此譬。蓋警夫世之不知機者。而吾藤州任民社之寄。抱經濟之學。出牧千里。處事接物。各當其可。其出其處。咸得其時。可謂知幾之士。今以忘機爲彌。意欲使舉世相忘於無事之天。而爲熙皞之民。非民於易。無方而神。無體之義者。不能也。藤州深於易。姑以是而爲之說。其先鄒縣。

官族今附錢塘相云。洪武壬子春正月辛亥。建安葉原賀書于廟清堂。
題藤州志後。宋馮文簡公。藤州譚津縣人。譚津舊爲附郭縣。今併入藤
州。實我先丞相鄭公之婿。鄭公以其賢也。畏女之適文簡者既卒。復以次
女安馬。前史載文簡歟名事業甚盛。州志缺而不載。缺而不載。固不止此。
吾意是州僻在海隅。人物鮮少。無有能道山川之險易。陳風俗之盛衰。記
人品之優劣。如文簡公之傑然特起爲時名臣。猶弗克採摭舊聞爲一州
故事。則其他可知已。洪武甲寅。禮分司至藤。訪求文簡公後有名稱。字文
伯者。爲社學師。則亦莫能言其世次之詳矣。嗚呼。海桑變化。閱閱漸盡。故
家世族之子孫。棄其先業。家衆散亡。雖文獻足徵。漫不復省。在他州他姓
亦然。又不持此州此姓爲然也。乃題州志之末。俾爲人子孫者。各自樹志。
無墜厥緒。庶幾厚倫敦俗之一助云。奉議大夫僉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
事。河南富禮謹題。按前史富文忠公。迺吳元獻公婿。馮文簡公又文忠
公之婿也。今觀僉憲所題文簡公事。則兩娶相門之言爲可信。然姓氏源
流引此以爲文簡爲元獻公婿。非是。併記于此。鈞臺金文仲謹書。古今
碑記斷碑。缺二十六字。登儒科錄薦送至試。缺一字。其缺十三字。京其一
也。公本藤人。隨父缺十二字。元年。缺文。仁宗皇帝。缺十九字。寵。缺八字。於